

## 新时代之光

## 山岭上的血脉

丘睿梁

我到梅仙去，不是为了寻访飘逸的仙家和美丽的传说，而是受命来探望一个村庄，一个贫困户的村庄。

梅仙是一个好地方。我曾无数次驾车从平汝高速路过这里，每次车钻出幕阜山余脉的一孔隧道时，这个有如仙境的小盆地，总是像个娇羞的少女一般温柔地扑入我的胸怀，让我精神为之一振，然后不由自主地减缓车速，仔细地把她打量，生怕眼前的美好转瞬即逝。怪不得西汉的梅福要辞官归隐此处，最后凿出九眼甘泉，炼成上佳丹药而羽化登仙，这里的景致，实在是太让人迷恋和沉醉！

但是我没有想到，在这个人间仙境里，竟然还隐藏着一个岳阳全市闻名的贫困村。

这个村庄的名字，叫三里。我疑心三里的村名是错的，正确的也许应当是山里——围绕在村庄四周的，是连绵不绝的群山；山山上飘荡的雾霭，像乡愁一样，终日萦绕在心头久久不散。我来时查过地图，知道三里村的周边有婺源岭、梧桐山、南山尖等数座大山，三里村，是名副其实的山里村。走进三里村，也就走进了大山的深处。

支书老王带我们去看的一个贫困户，就在山里边。让我意外的是，高高低低弯弯曲扭纵横交错的山路居然能通汽车，老王把车开得险象环生又熟练无比，他骄傲地向我们介绍，以前这些路只有米把宽，扶贫队来了后，加宽硬化，现在每个组都能通车了。我们在山间转了好一会儿，老王才把车停到一户人家的地坪里，高声说：到了！我回头望望来时的路，早已隐没在山褶和雾霭中，全然不知它的深浅，便想，要是没修成这路，单靠肩挑步行，得多久才走得进大山啊！

这是一栋破旧的平房，黑不溜秋地卧在山窝里。户主是个半老盲人，妻子有些智障，八

十来岁的母亲瘫痪，两个十来岁的小孩，一个在外读书，一个跟人学手艺。老王向我们介绍说，人不懒，眼睛看不见还摸者种了十来亩别人抛荒的田，但除了这点收入，再没别的来路，加上三人都是病残，贫穷就像恶魔附体一般，始终缠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他家仅有的两张床，是用草砖做的床脚，深秋了，铺的竟然都是被身体磨得发光的破竹席。我们互相看看，摇摇头，这样的贫困户，真让人揪心！好在还有两个健康的孩子。我们都低声说着这句话，并不约而同地打开了各自的钱包。

盲人千谢万谢，要我们去看看他喂在屋后的猪，说是书记送的本钱。我原本以为是支书老王送的，老王说不是，是市里的书记过年时来看望盲人，私人给了他一千元。盲人用这钱捉了四只猪崽，如今每只都有近两百斤，到年底，能卖一万多元钱。听到我们夸猪长得好，盲人的妻子呵呵地笑了。

老王告诉我们，三里村是市里书记的扶贫联系村，今年书记已到村里住了二十四四个晚上。我问是不是真住在农户家？老王说怎么不是，你问扶贫队！陪同的两个扶贫队员不单证明了，还补充了很多细节。我为三里村的贫困户感到欣慰。可回回头来望着眼前的这一家子，我又不由地暗暗担忧，像这类只能输血的贫困户，只怕书记也没有更多的好办法。老王听了我的担忧后，朝我笑笑，没回答，说带我们去一个地方。

我们换乘扶贫队员老谭的越野车。老谭是长炼的干部，每周一早晨开车从岳阳来村里，周五傍晚再开回去。车是他自己的，单位每周定额补贴往返油费。那平时在村里镇里县里跑有补贴没？我问他。老谭说，这个没得补，自己贴。那你不是亏了？我继续问道。亏是要亏一点，但算不了什么，能为村里办点事

很高兴的！老谭说。他告诉我们，在这里待久了，还真待出了感情，全村一百零四户贫困户，他全都熟得不得了，能讲出每一户的故事。他说，过几年退休后，想到这里来种几亩稻谷，一来可与乡亲们常见面，二来自己也能吃点绿色食品。这个面相显年轻且敦厚的“老扶贫”，不像是再说假话，看来，他真已把自己与大山融为了一体。

老谭带着我们在山岭间弯来绕去，我发现这不是老王刚才走过的路，原来山里新修的公路已四通八达。这么多交叉路，老谭一次也没跑错，轰轰轰，油门一加，越野车居然爬到了山顶。我们打开车门，发现支书老王的车已抢先抵达，也不知从哪儿抄的近路。老王的车旁边还停了一辆越野车，他指着身边一个敦实的汉子说，这是老李，果业公司的老总。哦，原来老王带我们来看的是个果园，可是，这跟扶贫也没太大的关系呀，何况，这也不能给盲人那样的贫困户带来直接的好处，更不可能让他们彻底脱贫吧？

老王看出了我的疑惑，他示意老李向我们介绍。原来，这是市里的书记引进的产业扶贫项目，跟一般的扶贫模式不同。公司以资金、技术、果树等入股，村民仅以劳务入股，做一天事，得到一百八十元工钱。三年后果树挂果，村民可选择得水果销售收益的百分之三十，也可以要公司按一定的价格回收水果。那未产果的前三年怎么办？老李说，有办法，公司会给每个签约者每月预付五百元分红收益。也就是说，像盲人这样的贫困户，不单现在能渡过难关，今后还有永续的收益。这倒是个脱贫致富的办法，如能办成办好，群众真会受益。

老李从车后备箱里搬出一盒猕猴桃，硬要我们品尝。这种没毛红心的水果，看上去没什

么奇特，吃进口，哎呀，甜到心里去！看到我们很享受又很嘴馋的样子，老李这位南京林业大学的博士得意不已：人家的猕猴桃论斤卖，我们的论个卖。我们吃的这些产品，就是他在另一个扶贫点上结出的果实。老李指着周边的山顶说，我们要在三里村建一个五千亩的高端鲜果基地，主产红心猕猴桃和锦绣黄桃，你们看，这不正干得热火朝天吗？

我向四周的山岭望去，只见十几台挖掘机在远处的山头上轰隆作业，而近处的很多山岭，都已建成像梯田一样的果园。在我们站立的山头最高点，还修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蓄水池。老李告诉我们，这种像天池一样的蓄水池，他们在不同的山头一共修了十个。把山下昌江的水抽上来后，加入营养物质和防病药物，再通过电脑操控，利用以色列滴灌技术，将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每一棵果树的根系。我注意到，在已经建成的果园里，大大小小的管道纵横交错，布满整个山岭的肌体；而山下新修的公路，这时也随着雾霭的散去而清晰显现出来。看到眼前这些密集的管道和连通的路网，我的脑海中不由自主地跳出一个温暖的词汇——血脉！是的，这些管道对接每一棵果树，对应每一户村民；这些道路连接每一座山岭，连通每一户村民。它们就像输送血液的脉管一样，把致富的信息和发家的项目，源源不断地送到每一个村民的心田。架设这些通道的书记、老谭、老李、老王们，他们与贫困户的感情，更是血肉相连，血脉相亲！

我从山上下来离开梅仙时，很想让老王带我去看看梅福开凿的九眼甘泉。老王哈哈大笑，说，那是一个传说啊。我当然知道是传说，我只是想告诉那个汉朝的隐者，他的九眼甘泉，只让自己一人羽化登仙；而现在的十个“天池”，却成了每一个山民幸福的源泉。

销。人去街上走一会儿，回来鼻孔都是黑的，吐口痰吓一跳，像吐出个黑枣。

承德市是比较早取消各单位的锅炉，由供热厂统一供热的，又称“大供热”。当时争议不小：那么长的管道，能热吗？投入运营费用大，能坚持住吗？当时的市领导顶住压力，硬是把好事办成，为后来的环境保护工作开了好头。直到今天，岁数稍大的市民说起这事，还都能叫出那两任市长的名字。如果市民想不起市领导为城市建设曾做过哪些重要的惠及后人的事，其名声难免就渐渐被人淡忘。

郑板桥有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暖冬和冷冬，既是气象学上的概念，同时，又是人们心里衡量生活环境改变与否，以及官员工作政绩如何的一种感觉与标尺。

遇暖冬时，因生活条件差，感觉到的是冷冬；遇冷冬时，有较好的住房衣着和食品，则有暖冬的感觉。这些年与老朋友在一起，有时说起些烦心事，有人会激动起来，看啥啥不顺眼。我就说我对暖冬与冷冬的解读，结果，对方多是很快平静下来，说你说得有道理。其实我不是要做思想工作，我是怕他一激动闹出点啥毛病，比如一喝闷酒，万一出点啥事，对他不好，其他人也担责任。可有时说说的不管用，但一说对冬天的感受，挺管用。

球、帆船、自行车和跑车比赛……巨幅影像屏幕，连通大海与星辰。忽而银河飞流直下，瀑布从天而降，海豚盘旋而上游向天际，鱼群汹涌紧随；忽而万千蝴蝶翻飞歌舞，所到之处蓓蕾绽放，繁花似锦；忽而一切光亮聚成点点星光，无数繁星璀璨闪耀，穿越时空的即视感扣人心弦。

灯光秀刷新了神话之城的高度，千万双仰望的眼睛，注视着城市的未来。律动、活力和浪漫，谱写出时代的壮丽史诗。热情洋溢的音乐演奏，激情四射的荧光彩跑，高端新颖的头脑风暴……点燃最奔放的想象的光环，在历史的高处，上演完美的活剧。灯光雕刻的轮廓，被风吹进云霄，在漫长的星河里凝固。与贫穷对峙，与苦难对峙，与愚昧与悲伤对峙。

我忽然想起上午见到的那位白发老人，忽然有了一种冲动：一定找机会去向他说出我的感想——留恋和怀念可以让我们记住我们的来处，但人类生存的最高意义是创造，是追求新的光荣，实现新的梦想。

蓝天遥远，大海辽阔。有汽笛声飘过海面。在目光和言语无法到达的远处，来自洪荒的声音，从世界尽头悠悠而来。无声沸腾的血脉，在空气里散发芬芳。那些闪光是七彩的诗句，纵横了宇宙，在天空留下辉煌，在大地留下赞美。

## 新时代放歌

李皓

当镰刀和铁锤，第十九次热切相拥  
一定有激动的泪水，深情抚摸着我们的甜梦  
而那喷薄而出的朝阳，一如爱的火花  
把共和国的早晨，点亮得幸福而又端庄

我们在阳光下，坦荡地交流和交谈  
我们商议着怎样向党，交出我们无限的爱恋  
以人民的的名义，以亲人，甚至以一奶同胞的名义  
把隐秘多年的思念和钟情，和盘托出

我们从田野中走来，带着农具，带着乡愁  
我们从大海上走来，带着雄心，带着壮志  
祖祖辈辈的汗水，那是泥土里的黄金  
而在我们自己的海洋上乘风破浪，何其雄壮

在冬天，我们总是依傍着那面旗帜取暖  
我们看见鲜血，从1921年一直流到今天  
我们从不言语，但我们深深记得热烈的叮咛  
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打量一下暗夜的阴沟

踏着自信，踏着底气，我们走向四面八方  
我们越走越快，我们把一带一路走得春意盎然  
带着春风，带着雨露，我们走向五湖四海  
我们的朋友越来越多，我们的命运已然趋同

细数九十七载的汗水和泪水，母亲的身躯  
依然伤痕累累，那挥之不去的风霜  
有屈辱，有坚韧，更有永不气馁的担当  
有民生，有家国，那是多么宽广的胸怀

革命的火种，燎原成一代代不屈不挠的生命  
小米加步枪，把一个民族砥砺得坚如磐石  
你看，辽宁号航母如流动的国土震慑四方  
你看，新型战机如海燕高傲地飞过天空和海洋

这支枪，是一支优秀政党指挥着的枪  
它的准星，一直死死地瞄准着偷窥、蚕食和分裂  
它的步伐多么矫健，金水桥的上空天高云淡  
它的姿势多么威武，南中国海从此风平浪静

一切都是新的，像雨后山间初生的春笋  
一切都是新的，像少女秘而不宣的纯洁诗笺  
一切都跟梦有关，我们在梦里咯咯地笑出声  
一切都跟理想有关，我们心怀善念从没有却步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我们在丰收谣里畅想更好  
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告别贫穷我们永不忘初心  
看啊，颗粒归仓的祖国早已面露健康的肤色  
看啊，黄皮肤的政党把红色的真理一再传扬

叫一声“党啊”，喊一声“祖国”  
我们自家的泪水早已决堤，无语凝噎  
而此刻，领袖的声音正穿过高山，越过大河  
多么扬眉吐气，我们一下子就拥抱了整个世界



赤水小镇（中国画）

林容生



大地



## 暖冬与冷冬

何申

我年轻时条件可没这么好。那阵子冬天其实不很冷。只记得有一年已是严冬，天气突然变暖，放在小棚的年货，主要是好不容易攒的那点肉呀鱼呀，都化了！可急坏人，没冰箱，只能用盐腌，等到过年请岳母和亲戚吃饭，都变成咸肉咸鱼了，好丢脸面。

虽说那时不应该算是冷冬，但我的感觉，个个过的都是冷冬。原因简单，住破旧的平房，撒气漏风，保暖性太差。为了冬天取暖，从夏天就开始忙活——供应的煤、柴有限，求人从哪儿拉些来。承德市平地很少，常常是将煤、柴卸到沟口，然后全家出动，挑的挑抬的抬，一点点地折腾到家。等到天冷用之前，还要砸煤、劈柴。几乎所有的星期天，家家户户的男人都在干这同一个活。我是不会鼓捣炉

子的，记忆中所有的冬天，我的“成绩”，就是只“压”住过一个晚上，剩下的全灭！早上起来掏煤石，再生着，弄得满屋大烟，那是我冬季每天的必修课。

再一个感觉冷冬的原因，就是那时吃得差，肚子里缺油水。一个月一人三两油、半斤肉。一般晚饭也就是喝碗粥，没等睡觉，肚子里都叫了。搁现在吃顿涮羊肉，从身子里往外发热，冷点儿还挺舒服。

至于说当年早上千家万户冒烟的情景，若一开始站在高处看，还算是幅不错的画面——沟沟岔岔，房屋错落，炊烟袅袅升起……可惜过不了一会儿，画面就要不得了。地处河谷盆地的市区，群山环抱，冬季少风，结果，这些烟气就散不出去，肥水不流外人田，全部自产自

图。连接港澳珠的世界最长跨海大桥已经贯通，粤港澳大湾区成为继美国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之后的世界第四大湾区，是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占地一平方公里的横琴金融岛，也已经雄姿初展。一座造型别致的大桥沟通起金融岛的对外交通，桥下水波潏潏，周边的街心公园花团锦簇，鸟鸣声声。这里已成为珠海的又一座城市地标。珠海，这个珠三角海洋面积最大、岛屿最多、海岸线最长的“百岛之市”，这个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之一，这个珠江口西岸的核心之城，是神话之城。陈芳和唐绍仪，华侨第一位巨富和民国首任总理，珠海骄傲的儿子，如果站在今天，只能瞠目结舌。

那天晚上，野狸岛海滨的珠海大剧院上演了灯光秀。数百公尺的高空影像震撼全城，全LED激光投影，闪刷刷新城市天际线，点亮一座城市的中心图腾。大剧院如同绚丽的多面体钻石，在夜空中熠熠闪光。变幻无穷的声、光、电、水、影、乐在大剧院的日月贝外墙上，炫彩地呈现出千姿百态的美丽；海洋、渔女、航展、马戏、音乐节、著名景区、特色元素以及网

这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是什么触动了我的内心？

无边的楼群像海啸的巨浪赫然逼近。尚且存在的田野上花草恣意泛滥。乡村静穆，屋舍俨然。清扫得一尘不染的石板路边，卖艾叶米粿的阿婆，庄重地端坐在陈年的炉灶边上。闻不到早炊的烟火气味，听不到牛的喘息。老榕树独自厮守在村子中央，长髯飘飘，一次次抖落惆怅，一次次重拾新绿。苍老的躯干，擎着一树希望。周围的乡村几乎都已经或将要消失。即便有所保留，也只是一件让人把玩欣赏的文物，一种祭奠逝去岁月的供品。

一位清癯的白发老人来到我们面前。他是这个古老乡村的史书和字典。他给我们讲述南宋遗民的艰难生存，说自己是赵氏最后一个帝王的第多少代子孙。他给我们指点那些租居屋宇中原符号，把我们引进空幽幽深的祠堂，一一介绍那些消失如烟的远祖贵胄。

在两幢祠堂狭窄的夹缝，我们抬头仰望一线天空，被峭壁一样崇高的山墙震慑。厚度接近一米的墙壁由无数的蚝壳砌成。当年的村外，无边无际的浅海滩涂生长着无边无际的生

## 留恋与梦想

陈世旭

蚝，那是村民依赖的不竭财富。演化于侏罗纪的生蚝，在温暖的南方海域，岛屿周围的海床及岩石上制造，形成礁状物，而蚝壳在村民的手中，成为最上乘的建筑材料。老人抚摸着铁色的蚝墙，说它可以一万年不倒，而与它相对的砖墙，最多可以站立一千年。

各处残留的遗存中，都有这样硕果仅存的智慧长者。但他的感伤，那一种凭吊的忧郁心情，让我难以忘怀。一直到把我们送出村子，老人依然没有走出深深的惆怅。

车子渐行渐远，站在路口的白发老人，抬起无力的手臂缓缓摆动，像一棵孤单的向倦的老树。我很想去安慰他，但显然没有必要。他应该比我更加清楚：就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珠海十字门中央商务区已经成型，一个崭新的世界级商务区，正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它承载着横琴自贸区实现国家战略的核心使命，承载着高端服务与珠三角庞大产业和资源对接、推动珠海科学崛起的壮阔愿景，承载着连通港澳共建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宏大梦想，承载着以金融、现代产业、人才体制机制创新为中国探路的崭新希望，承载着大珠三角地区崛起为世界级城市群的伟岸蓝